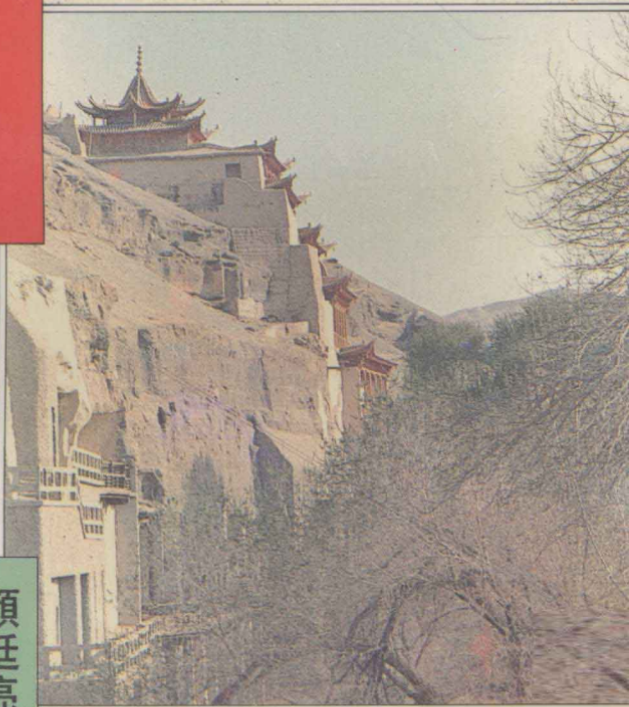


敦煌文學概說

顏廷亮 著



林聰明

主編

敦煌叢刊二集

所
有



版
權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台一版

敦煌叢刊
集 ⑥ 敦煌文學概說

精裝一冊基價 一一·〇〇元正

著者 顏 廷 亮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03001120 (精)

03001121 (平)

敦煌叢刊
二集 ⑥

敦煌文學概說

顏廷亮 著

《敦煌叢刊二集》序

敦煌學興起至今，已逾八十載。由於敦煌資料內容新穎、數量豐碩，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回顧斯學的發展，初期僅專注於文書的考證整理，其後加入石窟藝術與敦煌文史的探討，擴大研究範疇，敦煌學乃逐漸蔚為大圖，形成一門顯學。

今因敦煌學的研究條件，較之曩昔便利許多。學者可親赴敦煌石窟，實地參觀研摩壁畫塑像；前往世界主要敦煌文書收藏處，摩娑原卷。而縮微膠捲的普及，圖版錄文的彙編，使不少原本散佚各地的資料，得以重新綴合，呈現較為完整的狀態，促使敦煌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更具有全面性。

自清末羅振玉、王仁俊、蔣伯斧諸氏開啓中國研究敦煌學的序幕後，踵進者代有其人，而近十年來尤為蓬勃發展，研究人員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論文專著亦連篇累牘，大釋泉湧。以之與國際敦煌學界的規模相較，已可躋身前列。當務之急應是將這些成果悉數出版，藉以檢視研究成績。

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宏揚敦煌學為己任，歷年來不惜耗費鉅資，大量編印相

關資料。先後出版《敦煌寶藏》、《敦煌叢刊初集》等叢書，今正陸續編印，由余屢邀海內外中國學者以中文撰寫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其中《敦煌叢刊初集》收錄早期學者整理的資料，雖未完備，然在當時固有其參考價值，爲因應敦煌學研究日新月異的趨勢，因委託余籌編《敦煌叢刊二集》，收錄當代中國學者的專著或論文集，從客觀的角度呈現研究成果，供學界參考，希望此類叢刊的輯印，能有助於敦煌學的發展。

一九九三年三月 林聰明序於鳴沙齋

序 言

我這本以其中所收文章之首篇篇題爲書名、將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文集，前幾天總算編好並抄寫出來了。所謂論文集，其實不過是薄薄的一本冊子，而且將要和讀者見面，有關情形，讀者閱而思之，自會了然，毋庸我再來說什麼。然而，大約受到不知何時形成的慣例之驅使吧，我還是提起了筆，想就編選方面的情況說一些話，既權充序言，又免得讓讀者爲知悉編選方面的情況而勞思費神，浪費精力。

我本來是在蘭州大學從事文學理論教學工作的。後來，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對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八十年間的中國文學，尤其是對這八十年間的中國小說，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撰寫了好幾十篇有關的論文。從事敦煌文學研究，還是八十年代初我到甘肅省社會科學院之後的事情，迄今不過十來年時間。半路出家，自然難以有成。不過，既然開始研究敦煌文學，那自然還是希望能做點事情，免得擔個虛名。就這樣，十多年來，除了在周紹良先生指導下和十多位專家學者一起編寫「敦煌文學概論」以外，陸陸續續地寫出了數十篇有關敦煌文學的文章。收入本書的，便是從這數十篇中選出來的。

在選編的時候，我特別注意了如下幾點：(一)入選的文章不論是短是長，也不論是論是校或考證賞析，在我看來至少還是有點新意和參考價值的。(二)內容大同小異的文章，儘量選其中我自己以為較佳者入書，其餘概棄而不收。(三)所選文章原則上是已在報刊或其它出版物中已經發表過的；尚未發表的文章也酌選數篇，但入選者應是我自己以為夠得上發表水準的；至於我自己主編或參編的「敦煌文學」、「敦煌文學概論」、「敦煌文學作品選」諸書中由我寫成的文字，除「秦婦吟」和「白雲歌」二詩之校注，或因自以為校注較佳較適合於一般讀者使用，或因據我所知係迄今為止唯一較詳的校注本，所以錄入外，其餘一律不收。(四)按照一般的規矩，凡已發表的文章，在選入本書時，原則上不作修改。但有的文章，發表時報刊編輯先生有所修改，凡修改得好的這裏不再改動，凡修改得不怎麼理想的則恢復原稿文字，凡因報刊性質的制約而刪去的亦視必要予以恢復；有的文章，收入本書時，或作了較多不牽涉基本觀點的增補修改，或增加了說明有關情況的注文，凡此均於相關處所予以說明。

收入本書的文章，除末尾的附錄外，共計二十篇。這些文章，大致分為三類：(一)總論性的，計四篇；(二)專題性的，計八篇；(三)校注賞析資料性的，計八篇。這些文章雖非十多年來我所撰寫的有關敦煌文學的文章的全數，卻也反映了我這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敦煌文學研究之作的概輪廓。一般說來，開始時偏重於敦煌文學研究歷史和現狀的描述，後來又

進行敦煌文學的作品校注，再後來爲要主持「敦煌文學概論」的編寫工作而進行了一些宏觀的研究，最後是從事一些較有難度的專題研究。整個說來，由於是半路出家，起步較晚，水平有限，因而擇用諸家成說較多；但也還不是完全全的述而不作，而是多少還有若干自己的見解。儘管如此，我還是以爲自己的敦煌文學研究水平有限。包括我自己覺得寫得較爲滿意的「敦煌文學概說」、「張球：著述繫年與生平管窺」、「敦煌西漢金山國之文學考論」等幾篇在內，恐怕也都是不當之處頗多的。之所以敢於編選成冊，貽笑於大方，實有請求專家學者和讀者諸君批評指正之意。

敦煌文學研究，從一九〇九年算起，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八十多年間，名家輩出，名著如林。完全可以說，作爲敦煌學的一個分枝學科，敦煌文學研究乃是一個爲中華民族爭氣的學術領域。儘管在這個領域中，有的人有點閉目塞聽，不了解敦煌文學研究的目前狀況，跟不上敦煌文學研究前進的步伐；儘管有的人急功近利，在研究工作中缺乏實事求是的老實態度，動輒詆毀他人而自神其術；儘管有的人不在基本功上下功夫，好作高論玄談，甚至好作武斷之言以標新立異；儘管如此，而整個說來，敦煌文學研究的中心，還是在我們中國、在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我們中國。作爲敦煌文學研究界的一個後來者，我爲自己能夠參加到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隊伍中來而深以爲幸，並因此而願意步敦煌文學研究界諸先進之後，在未來的日子裏繼續盡力而爲，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求有益，但

求無過。

末了，我要在這裏表示我對在敦煌學著作的出版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又將要出版我這本小書的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深深的謝意，表示我對在敦煌文學研究中做出了重要成績、現在又力促我編選本書的林聰明先生的深深的謝意；同時，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表示我對曾經和正在給予我的敦煌文學研究以熱情支持和幫助的臺灣諸師友的衷心的感激之情。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於蘭州

目 錄

序言

i

敦煌文學概說.....一

十多年來我國的敦煌文學研究.....一九

讀「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書後.....四五

敦煌文學研究的當前課題.....五五

關於敦煌遺書中的甘肅文學作品.....六三

五涼時期的甘肅文學.....八三

「秦婦吟」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述評.....九七

附錄：敦煌寫本「秦婦吟」的又一藏卷.....一〇八

讀敦煌話本「葉淨能詩」隨筆.....一一一

張球：著述繫年與生平管窺	一一九
關於張球生平 and 著述幾個問題的辨析	一五一
敦煌西漢金山國之文學考論	一六五
讀敦煌卷子札記二則	二一七
附錄：再談京藏岡字四十四號寫卷的抄寫者	二二二
借得山川靈奇處 聊申短詠謹美名	二三五
——「敦煌廿詠」二首淺析	
「秦婦吟」校注并序	二四一
「白雲歌」校注并序	二六一
「白雀歌」新校并序	二六七
「龍泉神劍歌」新校并序	二九一
「沙州百姓一萬人上迴鶻天可汗狀」新校并序	三〇七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的一個未見著錄的節抄卷	三二三
慕少堂「中國小說考」中有關敦煌文學的論述輯錄	三三五

附錄

在敦煌文學研究的道路上·····	三四九
------------------	-----

敦煌文學概說

敦煌文學指的是保存並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宋初四百多年間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是敦煌遺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是敦煌學這一群體性學科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一九〇〇年出土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及後來出土於敦煌莫高窟土地廟的敦煌遺書，加上敦煌地區諸石窟所保存的碑石和題記之類文字，為數至少有大約五萬卷（件）。在此豐富的文獻中，有為數眾多的文學作品。其中，有不少從所使用的文體來看，顯然就是文學之作；還有一些從所使用的文體來看，屬於一般所說的文章，但卻具有文學色彩，因而也應當作文學之作看待。敦煌文學就是所有這些文學之作中那些產生於唐五代宋初的，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文學作品的總名。

不過，敦煌文學研究雖然開始得很早，而將其研究對象總稱之曰敦煌文學，卻相當晚。敦煌遺書發現之初，由於大量寫本以及印本卷子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等劫掠而去，我國專家學者只能看到為數不多且又多非精華的劫餘部份，因而敦煌文學研究的開創

者們如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等，或者只是就敦煌遺書中某些文學作品依篇或依類校錄刊布、撰文評介，或者再在所及篇名、類名之前加上用以說明其產生時代或保存地點之類的限制語，而並未給予他們的研究對象一個總名。

大約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四十年代，敦煌文學研究界出現了「敦煌俗文學」這樣一個概念。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這一概念仍然普遍流行。這種情況自然同當年我國的一些專家學者如劉復、向達、王重民、王慶菽等利用難得的機會到國外查檢被劫敦煌遺書，對其中的文學作品所重視、挖掘、評介的主要是價值很高的俗文學之作有關。採用這樣一個概念，就採用者而言，未必是要以之作爲敦煌遺書中保存並僅見於其中的唐五代宋初文學作品的總名。然而，大約由於這個概念的採用者們大都不曾強調地指出敦煌遺書中尚有並不屬於俗文學範疇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學作品，又大約由於敦煌文學的研究者們大都很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涉及敦煌遺書中並不屬於俗文學範疇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學作品，因而便無形中逐漸地形成了敦煌文學作品均屬於俗文學這樣一個錯覺；一些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著作論及敦煌文學時只是評介其中的俗文學之作而不及其他，更加重了這一錯覺。於是，「敦煌俗文學」這一概念，便無形中逐漸地成了敦煌文學研究對象的總名。與之相類的，還有「敦煌民間文學」等概念。

以「敦煌俗文學」作爲敦煌文學研究對象的總名，在強調保存並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

唐五代宋初俗文學作品的重要價值方面，無疑是有很大的好處的。然而，嚴格地說，卻是並不確當的。因為，保存並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學作品，並非「俗文學」一語所能括盡，有不少作品實際上是道道地地的雅文學之作；甚至被「敦煌俗文學」這一概念的某些使用者們繫於「俗文學」名下的一些作品，如韋莊的「秦婦吟」、張永的「白雀歌」等，其實也都不是俗文學之作，而是名副其實的雅文學作品。正由於此，出現一個新的概念，以之作爲保存並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宋初文學作品的總名，就是勢所必然的了。這個新的概念，不是別的，正是「敦煌文學」。

早在本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敦煌文學」這個概念就已經出現。王利器、周紹良等敦煌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在其所發表的某些論文中，就已經使用了這個概念。只是，在當時，這個概念的出現尚未引起注意。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這一概念才逐漸流行開來。最早使用的，是張錫厚；他的「敦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即以這一概念作爲書名。緊接著的是一九八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逕以這一概念入會議名稱。自此之後，敦煌文學研究界也就一改先前的習慣，而把保存並僅存於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宋初文學作品，總名之爲「敦煌文學」了。

「敦煌文學」這一概念的出現和廣泛流行，打破了先前無形中逐漸地形成的那種對敦

煌文學研究對象的理解僅僅局限於俗文學一隅的狹隘框框，反映了對敦煌遺書中保存並僅存的唐五代宋初文學作品作全面的把握的趨勢，標志著敦煌文學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不過，在「敦煌文學」這個概念出現和流行之初，人們對它的理解，仍然是偏狹的。研究者們一方面使用這一概念，以之作爲敦煌文學研究對象的總名；另一方面舊有的框框的束縛還沒有完全衝破。這不僅反映在研究者們仍然基本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敦煌文學中的俗文學作品上，而且反映在對敦煌文學的內容和範圍所作的論述中。有的研究者在論及「敦煌文學」這一概念時，一方面說敦煌文學的內容極其豐富、範圍相當廣泛，另一方面卻仍然基本上死守住敦煌文學中的俗文學之作，只是強調此類作品如何重要，而不把敦煌文學中的俗文學之作放在心上。有的研究者在給敦煌文學作界說時，也有同樣的情況，致使所作的界說倒像是給「敦煌俗文學」所作的界說。還有個別研究者仍然抱住「敦煌俗文學」概念流行時期的框框不放，把顯而易見的雅文學之作也十分牽強地說成是俗文學之作。總之，新的總名出現並流行起來了，而在不少研究者的頭腦中，舊的框框的影子還不時飄浮著；敦煌遺書中那些本應繫於新的總名之下的非俗文學作品，仍然基本被摒棄在外。

在敦煌文學研究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種偏狹理解，自然是不可能持續太久的。果然，全面把握敦煌文學內容和範圍的趨勢，很快便出現了。還在一九八三年八月舉行的中